

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?—鄭愁予教授八十壽誕詩樂禮讚

今天很高興與大家一起慶祝鄭愁予教授八十壽誕，清華「旺宏館國際會議廳」預定明天舉行正式啟用典禮，慶祝會巧在前一晚舉行；「詩聖」杜甫有詩云；「蓬門今始為君開」，清華人企盼已久的「國際會議廳」今晚為大詩人而首先啟用，是很適切的場合。

在清華為華文世界有數的新詩師人祝壽有其特殊意義；清華第二屆直接留美生胡適先生以提倡白話文出名，同時也於民國八年出了中國第一本個人新詩集「嘗試集」，開拓了與古典詩歌涇渭分明的詩歌形態，不少人開始創作新詩；最負盛名的「新月詩社」，除徐志摩外，胡適、梁實秋、聞一多、沈從文、葉公超、林徽因等人都是清華人，連「新月」之名也是受時任清華教務長的張彭春先生建議所取；張教務長一向崇拜印度大詩人泰戈爾，喜愛他的詩歌，因泰戈爾著有詩集《新月集》，不僅先將女兒取名「新月」，並推薦給共同籌備組織文學社的朋友，大家欣然接受，於是就產生了「新月社」；新月派不滿於「五四」以後，「自由詩人」散文化傾向以及忽視詩藝的作風，舉起了「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，成爲一種完美的藝術」，也就是「使新詩成爲詩」的旗幟。

聞一多與徐志摩並稱「新月雙璧」、「新月詩神」，為詩學理論大師，在《詩的格律》中提出了著名的「三美」主張，即「音樂美、繪畫美、建築美」，音樂美指每節韻腳都不一樣，好像音樂一樣，建築美是指格式好像建築一樣，繪畫美指的是每節都是一個可畫出的畫面；新月派糾正了早期新詩創作過於散文化弱點，也使新詩進入了自主創造的時期，其詩學主張和藝術成就，對整個新詩的發展，有着深遠的影響；另一方面，長期擔任清華中文系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除為散文大家外，新舊詩都很有造詣，曾於1935年主編「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」，在對日抗戰期間，西南聯大時代的教師陳夢家、穆旦等都是有名詩人。因此今天在清華慶祝鄭愁予教授八十壽誕，是一個清華新詩傳統的華麗篇章。

去年底大陸作家協會代表在本校「從中國古典詩到台灣現代詩」通識講堂中提到，目前大陸在網路上每天會出現約一萬首新詩，可見新詩創作的蓬勃；相較於古典詩，新詩在形式和內容的表達上有了更多發揮的空間；另一方面，白話文是「我寫我口講」，較平實易懂，但普

羅大眾對古典詩的熟悉度甚至喜好度似乎遠勝新詩，很多人可以從李白、杜甫起數出一長串古典詩人與其作品，但對新詩相對陌生，鄭愁予教授的新詩是少數的例外；就文學歷史發展來看，不能說「後不如前」，正如王國維先生在「宋元戲曲考」中說：「一代有一代的文學」，在「人間詞話」有云：「故謂文學後不如前，余未敢信」；「何以致之？孰以致之？」可能不止是是否為中、小學教本收錄，而是值得深思的問題；設想一、兩百年後，大家應仍會對數十甚至上百首古典詩吟詠不已，新詩會有幾首呢？

鄭愁予教授是我當年唸新竹中學的學長，去年又有緣到清華客座一年，新竹是風水寶地，鄭教授則無疑的是現代華人詩壇巨人，新竹中學曾長期是台灣的合唱音樂巨人，今天在人傑地靈的清華邀請到「聲動樂團」、「清華樂集」、「實驗高中」、「新竹高中」音樂社團共同為鄭教授舉辦詩樂禮讚，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」齊備，「為仁者壽」，別具意義。

鄭愁予教授在清華客座期間，我有緣與其較常接觸，可充分感受到他浪漫、熱誠、豪放的詩人氣質，悲天憫人的詩人情懷；大思想家與哲學家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曾說：「我永遠不會變老，對我而言，老年人是比我大十五歲的人」（I will never be an old man. To me, old age is always 15 years older than I am）；欣逢鄭教授八十華誕，「老當益壯」似不如「青春永駐」是較為貼切的形容，讓我們一起祝鄭教授生日快樂。